

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

②

小说精选

主编：文丁

刘庆邦/远山

钟晶晶/案情叙述

龙仁青/一双泥靴的婚礼

温亚军/蚊帐

石舒清/灰袍子

陈旭红/人间欢乐

韩少功/第四十三页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 ②

小说精选

主编 文丁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年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. 2/文丁主编-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.4

(小说精选)

ISBN 978-7-204-09995-5

I.2… II.文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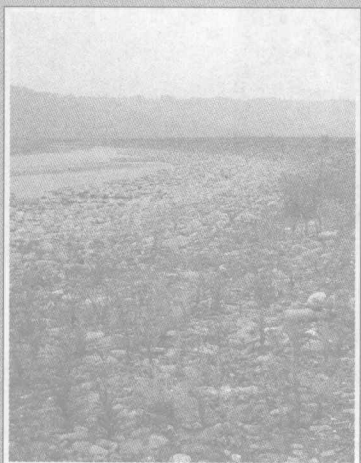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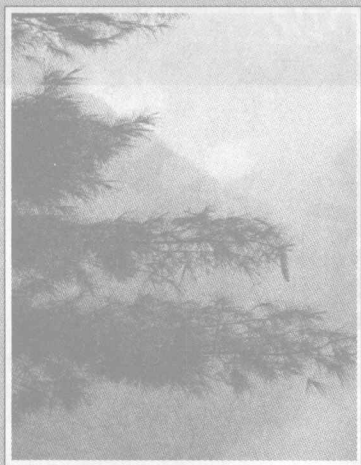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9313号

小说精选(2008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—2)

主 编 文丁
策 划 王东生 段秋艳
责任编辑 王继雄
封面设计 一飞壮志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10
字 数 200千
版 次 2009年4月第一版
印 次 2009年4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4-09995-5/I·2128
定 价 10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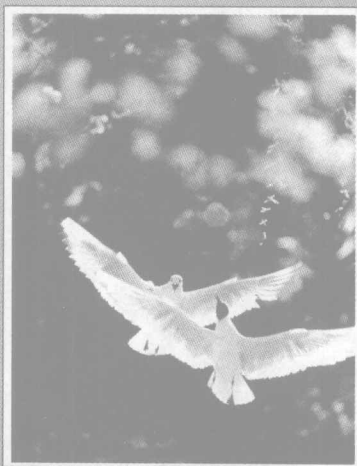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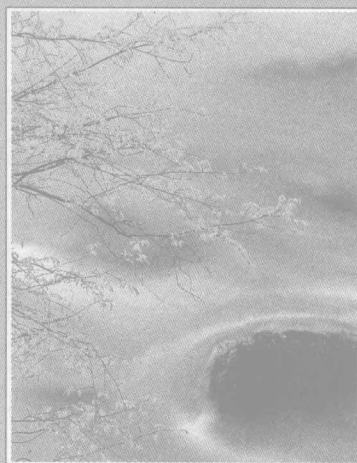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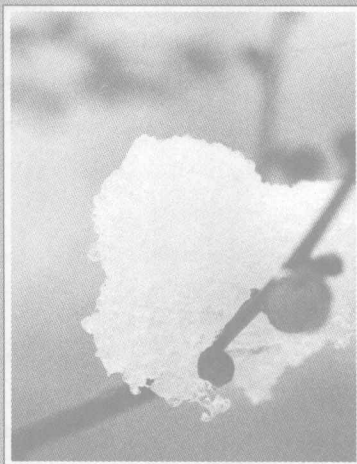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精选

冬 韵

-
- 1 离歌.....鲁敏
- 8 会说话的南瓜.....傅爱毛
- 16 家常话.....乔叶
- 25 年馍.....曾多勇
- 35 第四十三页.....韩少功
- 45 爱情传说.....乔叶
- 54 201.....周洁茹
- 61 案情叙述.....钟晶晶
- 68 人人偷盗.....钟正林
-

- 79 圆寂..... 苗安
- 89 远山..... 刘庆邦
- 96 人间欢乐..... 陈旭红
- 104 蚊帐..... 温亚军
- 112 粉菩萨..... 吟冷
- 123 伐木人遥远的微笑..... 巴音博罗
- 133 灰袍子..... 石舒清
- 139 西风咽..... 于晓威
- 149 一双泥靴的婚礼..... 龙仁青



离歌

■文/鲁敏

1. 暴雨下了整整一夜,三爷惦记起东坝的那些坟茔,其下的肉身与骨殖,陪葬衣物,以及棺木,必定也在泥土下湿漉漉地悬浮着吧……他睡不着。

挨到天亮,起来一瞧,发现门前河上的木桥给冲塌了。腐朽的木板散在河面,流连忘返地打着圈儿,最终与断绳、树枝、蓑草之类的一起,头也不回地漂走了。所幸他那条颜色发了黑的小船还在,水面儿上一上一下地晃着。

没有人会修这座桥的。这么些年,人们从来都不用过桥,反正桥这边就只三爷一人。找他的就只站在对面,闷着嗓子用那样一种压抑的调子喊:三爷,西头的五姑奶奶过去了。三爷,栓子给电没了。三爷,江大年家的小媳妇喝农药走了。

不论什么时辰,他即刻便穿了素衣出门去,小木桥摇晃着,河水在下面流,只照着他一个人的身影。人们要瞧见他过桥,便会互相地说:今天,三爷过桥了……这是当消息来说的,说的与听的皆明白:东坝,又有谁,上路去了……

赶过去,那家里的大人孩子往往木呆呆的——就算平常见过多次邻里办丧,就算是上得了场面的人,临到自家,还是无措。大家都说:每到这个时候,就瞧出三爷的心硬来——他抬手抹一抹脸,几乎面无表情。

头一件事,是替新亡人收拾身子,趁还温软着,给他穿衣戴帽收拾整齐,完了头外脚里,让他躺得端端正正;接着悬挂门幡,设堂供奉,焚香化纸;再坐下开出一条货单,着人

上街采买:白布、红布、黑布,各若干;别针;笔墨;黄纸红纸;白烛;大香;纸钱若干;草绳数丈等等。

再在亲友中物色一个识文断字的,让其主管出入:吊唁的这时陆续赶到,进门便要奉上礼金与纸钱,需由他一一录下。有些远亲,多年不通来往,但只要得了信儿,必定迢迢赶来,叩个头、化个纸。这里头,大有讲究,其严谨程度,远胜婚典。

接着是找人搭席棚、找念经和尚、找做酒席的、找石匠刻碑、找风水先生、找吹打班子……

这样吩咐了一大圈,家里人慢慢镇定下来,前来帮忙的邻居们也各自得了事情,场面有些像个样子了。妇女们分成几堆,或围在厨房择菜洗涮,或在院中撕剪孝布,或在堂屋里叠做纸元宝,她们这时总会热烈地怀念新死者,于此种谈论中,后者皆可获得新的生命与新的品性:性情温和、节俭克己、心灵手巧……

而这时,三爷也才终于得了空,问过主家的意愿,他便要过河回家扎纸人纸马了——三爷打小就是靠扎纸活儿谋生的,只因见的丧葬多了,又无家室,慢慢儿的,顺带着张罗起东坝人家丧葬的大小仪式。

2. 三爷在门前收拾小黑船时——多日不用,里头满是树叶与蛛网,甚至还长出几簇野菇——彭老人出现在河对岸,带了个小木凳,坐下来,掏出水烟壶,像是要跟三爷长谈。

彭老人七十有三,比三爷整大上十岁,可

身体真是好，他在河对面说话，那样响亮亮的：“这两天没事儿？”

“也说不不好。所以我得把船侍弄好，往后要靠它了。”

“怎么的，这桥不修了？”

“就我一人在河西……噢，还有那半片山。”三爷回头努努嘴。

“不管河东河西，那也是咱东坝呀。”

“要能修那是敢情好。不过划船也成。”

“我替你找人去。这桥怎能不修呢……”彭老人凹着腮咕噜噜抽烟。

这个彭老人，三爷知道的，并不能算是个热心人物。他发妻早故，两子一女都在不得了的大城市里发达，要接他同去享福，可他脾气固执，偏要独自留在东坝……因子女出息，他颇受尊重，不过，这桥，就是他去求人恐怕也是没用的。

——其实，桥坍的第二天，整个东坝就都知道了，大人小孩没事时，就在河对面站一站望一望……哎呀，连个桥桩都没得了！冲得干干净净的……可不是吗！冲得干干净净的，连个桥桩都没得了！大家就这样热闹地说说，有的还跟三爷打个招呼，问他半夜里有没有听到动静，然后平常地就走了。没人提修桥的事，就跟棵大树给雷劈倒了似的，难道还要去扶起来不成。

“算了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管这桥叫奈何桥。就算修了，也没人走……”三爷可不愿让人费神。

彭老人摇摇头，不肯接话。他扯起别的。

六月的阳光有些烫地照下来，河对面的青草绿得发黑，难得有人陪三爷聊天——人们日常见了，看看他的手，总觉得凉丝丝的，有些惊惶，不知说什么才对——他便进屋里拿了家伙们出来扎。蓝的屋、黄的轿、红的人、白的马……五颜六色的扎纸排在地上，煞是好看。

彭老人看了也欢喜，好奇地问这问那，好啊，三爷顶喜欢人跟他谈扎纸……金山银山、高头骏马、八抬大轿、宽宅院子、箱柜床铺、红漆马桶、绿衣丫头，好比另一个物事齐全的花花世界，热闹极了……送到主家那里，排在院

子里，大人孩子先就围上来，指指点点，莫不赞叹，那才是三爷最得意的时分。

3. 为了桥，彭老人真的开始找人了。三爷知道他都找了些什么——他找的每个人，最终都会到三爷这里，隔着白白的河水，有的扯弄青草，有的头上戴顶帽子，有的夹个皮革包。都是在东坝主事的人物。

“三爷，这桥，你看看……”扯青草的手指绿了，却把青草含在嘴里，多美味似的。帽子是旅行帽，上面一圈小红字“×台县旅×团”。皮革包里放着个茶杯，鼓囊着。他们总一边说，一边那样的看着三爷、用那样的语气。“三爷，你看……”

“由它去由它去。不是也有船嘛……”三爷懂事，急忙拦下。

“那也行，就照三爷您的话办……对不住了哈，其实树料有的是，可咱东坝没有造桥的人才，好不容易在邻村寻访到个，人家却百般不肯，说是晦气……”他们慢吞吞地侧着身子走了，眼睛躲开，不看三爷。三爷倒觉得难为人家了。

其实，真没什么。桥坍了后，他已划着小黑船出去过两趟。桨动船行，一船的纸车纸人儿，花花绿绿地倒映在水里，那样碎着、散着，直晃荡着。他一边划船一边瞧那水，竟感到某种异样，好像下面的水会一直通向无边的深处……就这么划着，也不坏。

4. 过了几天，彭老人又来了。仍是小木凳、水烟壶。太阳蛮好的正午。

“你这小老弟，怎么能说不要呢……害得我白费劲。”他埋怨地看着三爷。“这桥又不是你一人的，说不要就不要。”

三爷连忙认错儿，得给老人台阶下呀。“全是我的错儿。这的，哪天我请你喝两口儿。赔罪。”

“他们不弄，我弄。”彭老人垂着眼皮给烟壶装烟，一点儿不像玩笑。“你难道忘了，我年轻时也学过两天木工活儿。”

七十三岁的老人家，真动了犟心思也难

办。“哈哈。”三爷空笑两声埋头扎纸人，不敢应答。

这次手里的活儿，难。昨天新死的是个年轻孩子，头一次跟叔叔出门到县城办买卖，谁承想遭了车祸，瞧瞧，都还没娶亲呢，都还没见过世面呢……那做娘的，整个晚上都在跟三爷抽抽咽咽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：给他扎个三层洋房子吧，装潢好的，扎个最贵的小汽车吧，扎个带大浴缸的卫生间吧……还能不能再扎个纸媳妇呢，像电视里一样漂亮的……

彭老人见三爷撅嘴费着心思呢，便不说话，也不走，就在河对面儿一直坐着，眼睛直在水上望来望去。

5. 第二天，还没起呢，三爷就听得外面有声响。

出门一看，不得了了，河对岸真一顺溜躺着十来棵树料呢，太阳正爬上来，橙红色的，甜美地照着，那有粗有细的树们像撒了层金粉。

彭老人坐在一边的木凳上歇着抽水烟，见三爷愣着，忙摇手解释。“不是我自己弄来的，找了几个上学的大孩子，干了整个钟头……”

“……”三爷还是说不出话。
“总之，你就瞧着好吧，这桥，我会慢慢地做起来……”

三爷抬眼量量这河，虽不算宽，总也有五六丈吧。他不明白，这老人怎么就把弄桥的事当真了？

“你不信？就知道你不信！”彭老人蛮得意似的。

“哎哟……老哥，你这样，不是要折煞我？这桥，可不是一日两日的工夫……”

老人不答，只抖擞着提一提肩，拿出套木匠家伙，当真下手了。他随便挑了棵树，地上左右清理一番，竟开起料来，细细的钢锯在老树干上慢慢地拉，新鲜的木屑扬到草地上。三爷急得身上冒汗，但不知怎么办，偏偏今天约好给那新死的孩子送纸人纸马……他只好撂下老人，从屋里把昨天扎好的汽车、洋

房、卫生间、漂亮媳妇什么的一样样往小黑船上放。

——彭老人倒停下来，看得十分认真。三爷划着船到河中央，水里显现出破碎着的黄红蓝绿……老人突然干巴巴地叹了一口气：好看。

6. 就是从这天起，彭老人，每天都在小河岸上做活了。他性子慢，手艺也生疏，或者也是为着省力气，好几天下来，才忙了一根料，到下半端——太粗了，得两个人锯，三爷急着欲划船去帮忙，他却得意地一摆手：不开了，留着这个大枝丫，正好做桥墩。

彭老人这样一弄，动静自然是大了。有事没事的，总有人过来看热闹。妇女们捧着饭碗，孩子们一放学就先过来玩儿一阵。洗衣服的、淘米的、刷马桶的、给牛洗澡的，忙好了也不走，继续赖着。就连小狗小猫，也都晓得到这里来找主子了。男人们平常只是在地里苦，瞧到这造桥的活儿，反觉新鲜有趣，手便发痒，彭老人笑眯眯地拿出两把锯子——竟是早有准备的。学几下，男人们竟也上手了，力气直往外冒，你来我往地干得欢天喜地。

这么着，还真的呢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眼瞧着，那一排溜的树料就变成木板了，一片片儿的整齐起来，码在树下，十分的有一种气象。

7. 没旁人的时候，彭老人就跟三爷聊天，他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好像头一天晚上在家里想好了揣在怀里似的，隔那么会子掏出来一个。

“……三爷，有这么回事儿吧，人走之前，要是三天三夜不吃东西，身子便不会发臭，可以停放很久……”

“要说老人啊，到岁数走的，那最后几天，肯定是水米不进的。所以，打我手上侍弄的，真一个个再干净不过……”说了一半，三爷想起来，对面这老人家也是七十三了，记住说话要仔细些。

“你替人守过夜，听说，那最后一个晚上，人是会动一动的，那就是魂脱了肉身，把他所

有念想的角落都要去看一看、走一走……那他是挑几个地方重点走一走呢？还是来得及仔仔细细全都瞧上一遍？”

“这个啊……也说不好，反正，家里人记住所有的门都不能关就是……”三爷含含糊糊地答了。

丧仪里的门道多得很，总之，一切只当那新死者是个刚投胎的孩子，吃的穿的用的包括走的道儿，都要替他一样样备好……这方面的话题，平常是总有老人拐弯抹角地找三爷谈，一边那样当真地盯着他的眼睛，好像他真是阴间跟阳间的一个信使，两边的事都应当一清二楚。可三爷真不乐意跟老人们谈这些，他不愿看他们那依然活生生的脸，依然热乎乎的身板子。那一看，似乎就能够想象到，到了彼时，他眼洞凹陷，牙齿外露，须发继续生长，一夜之间花白杂乱……

彭老人瞧出三爷的不自在，便哈地一笑换了话题。“小老弟，我倒问你，为何偏不娶妻生子？”

三爷沉吟着，怎么跟他说呢——唉，从年轻时跟师傅学扎纸人马开始，打他眼里看过的，什么样的没有。新媳妇头胎难产去了的，活蹦乱跳夏天戏水给拖走了的，喝醉酒落下茅坑起不来的，过大寿吃鱼给卡死的，造新房掉石灰坑里给烫没了的……哀乐相连，喜极生悲，生死之间，像紧邻的隔壁人家，一伸脚就过去了……他是越看越惊，越看越凉，凉了又温，慢慢地回转过、领悟过来：罢了，索性——不娶妻，无得便无失；不生子，无生便无死。一个人过吧。

“我这营生，哪个女人愿意？只能做老光棍呗。”三爷答。他一般总跟人这样说。他怎么好说实话呢，说出来好像就扫兴了、就得罪人家的平常日子了。

“那你……倒是喜欢过哪个女人没有？你跟我说实话。完了我也跟你说道个实话，说个我喜欢的……”彭老人要笑不笑的，谈兴正浓。

“别难为我了。你有你就说吧。”三爷看出来，自己就是屁都不放一个，彭老人也是要说的。

“算了，改天吧。”老人却又失悔了，缩了回去。他摆弄起一堆木板子，挑着长短厚薄，分堆儿搭配。

8. 三爷今天倒洒了几滴泪，背过众人——他宁可人家说他心硬，也不愿露出弱来。死的是胖大婶，她很胖，胖得走路有点儿外八字，胖得半夜睡着觉就突然过去了。

这胖大婶，炒菜功夫好，不管多大的席面儿，她捧出的几十道菜，从来没人说淡嫌咸——莫道这话说得平常，炒三桌菜跟炒十桌菜，搁几把盐、下多少料、放几瓢水，要做到淡咸调停，岂是易事。东坝人家办丧事，头一桩要撑起台面的，就是这酒席要办得大、办得好，一应乡邻亲友，个个都要喝个脸色通红才算完事。二三十桌的流水席，随到随开，开了便上菜，上菜了便喝酒，酒足了便要拳，越是闹腾才越是丧席的气派。胖大婶带着几个本家媳妇，前后伺候，绝无差池……

到了晚间，众人都散了，只有大和尚还在念经，供堂里烟雾缭绕，长明灯照着人影子都大了起来……胖大婶又另外收拾出几碟干干净净的菜，喊着三爷跟大和尚，还有帮厨打下手的，慢慢地吃喝。三爷这时也喝点儿酒解乏——总是胖大婶替他倒，倒一杯，他喝一杯，倒两杯便喝两杯。有时胖大婶忘了，不倒，也就不喝了。

胖大婶每次起锅盛菜，都会先让出一小碟来，放到新死者的供桌前，对着那放大的相片儿轻声劝菜：趁热乎的，多吃点儿。

可胖大婶自己也走了。

9. 第二天扎纸活，三爷另外送给胖大婶一个电冰箱。这玩意儿三爷没用过，估计胖大婶也没用过。可他知道，电冰箱是好的。一边扎，他一边跟彭老人说了会儿胖大婶。唉，一算，胖大婶才刚过六十呢。看人的命啊，多靠不住。

彭老人在敲槌头，这活计耗人，他做得更慢了——最近，他开始把小木板一条条钉成大桥板，大桥板很宽，能容俩人同行。他说，要

弄，就弄座又宽又结实的好桥。三爷心下失笑，唉，这桥上面，怎可能人来人往，宽了也白宽。

叮叮当当、慢慢吞吞的敲打中，他们还谈起东坝别的那些老人。哪个，是七十七走的，哪个，八十一走的，哪个，小五十就走了，唉，他们的模样、习性、口头禅，都还记得清楚着呢。三爷甚至记得，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就爱追着一家家看丧仪，越是年纪大了越是看得仔细——似是在看一场主角不同的预演，那神情，分明是心中有数、万事乃足。其实，他们对死亡的最大期许便是：床前晚辈儿孙齐全着，自己全身囫囵着，里外衣裳整齐着，安然死在自家的床上……可不能像城里人，切掉这个、割去那个，最后浑身插满管子，匆匆忙忙地死在不知哪里的医院里……那多可怜！这么的一比，瞧咱胖大婶倒有福气，死得可真好呢！

这么地谈了一会儿，彭老人忽然想到什么，他停下敲打，给水烟袋上满了烟丝，按结实了，却没抽。又隔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，有点儿掏心腹的样子：“三爷，托你件事儿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那几个孩子，离开东坝久了，不懂这里的规矩，也不懂我的心思。所以我的事，得托付你。到了我那天，想在手边上，放几样小东西……”

“看你说的，瞧你这身板子骨！”

“三爷，这跟身板子骨没关系，你我不都明白？”彭老人用手摩挲他的水烟壶，那烟壶是铜的，有些泛红，一圈花纹均已磨得淡了。“头一样，是这个，用了一辈子，得带上。第二样，我想放双软布鞋，我备的那寿鞋，照规矩是高跟靴帮的，我怕穿不惯。第三样，你悄悄儿的，别让别人笑话，替我拽把庄稼果实，不挑，逢着当季了有什么就是什么，麦穗、玉米绣顶儿、棉花骨朵、大豆荚……不定什么，鲜鲜活活的替我弄上一把，放到我边上陪着——我离不开那些个。”

“成。你放心。”三爷还能说什么呢。这是明白事，人家说的也是明白话。

“我先想了这三样……万一有加的，再跟

你说。”彭老人忽然松下来似的，他不看三爷，却蹲下身去，撩那河水洗手，水花儿亮闪闪的。

当天晚上，三爷正准备睡下，忽然听到河对面儿有人喊他，声音并不响，压着：“三爷——”，一听，是彭老人的声音。三爷松了一口气，这不会是报丧，东坝人都还平安着呢。

三爷披衣出来了。月亮虽好，隔着河却瞧不清那对方的神色，老人语气急促促的：“三爷，有扰了。突然想起个事，睡不着——那个，到最后，给我带走的東西，是原样儿放在身边好呢？还是烧掉才好？我听说，这跟纸钱一样，不烧成灰化了我便得不着的。”

东坝人对于神鬼，宽容而灵活，信与不信，只在一念之间。种种仪式，他们自是谨严执事，但于结果，并不当真追究。日常祷告亦是如此，如若灵验，欢喜不尽；倘使不灵，也无恼怒。

于是，三爷想了一想：“我看，你原样儿放在身边是一套；另外我扎成纸活儿，烧化了再一套。这样，怎么都不会错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瞧我这笨的！那就说好了，到时你得替我另外做这三样细活儿：扎个水烟壶、扎双布鞋外加一把时令庄稼……”彭老人顺手摸摸他手边码成垛子的木板，略有些羞惭：“不过我也不是光为这事来的，主要，是来瞧瞧咱的桥……”

10. 一个夏天过来，有了众人零打碎敲的帮忙，加之彭老人日日不舍，这木桥，其构件似乎也弄了个大概齐——大半人高的丫形木桩共七对，木条拼成的大宽板子结结实实，足有二三十块。可这到底不是搭积木，那河水又总在河里，总在流着，怎么个安放下去呢？放下去会不会又被冲走呢？

妇女孩子们不懂，只乱出主意。男人庄稼汉们，都是外行，也没个主张。彭老人丢了几块砖到河中心，看那水花的大小，听那落底的动静。他想了一想，最后拿出个大主意：等冬天吧，水枯下去一些，咱再下桩。

众人一想,也对,一个个笑嘻嘻的,无限乐观起来,从一边往那空荡荡的河上瞧。可不是,瞧这夏季里河水肥的,绿叶子在上面漂着,水草与田螺在底下长着。

11. 没等立秋,彭老人就忙着给桥桩上桐油了。天气燥,干得快。他每天上午下午各来一趟,慢慢儿一根一根刷。又香鼻子又辣眼睛的桐油味儿弥漫开来,把人都给熏得昏沉沉的。河水忽快忽慢地淌着,也似让这桐油香给迷糊了。一天下午,他来刷第二遍。三爷刚刚午睡了上来,坐在树荫下的桐油味儿里发呆。

“三爷,我给你讲个故事醒觉吧。”看着太阳下油得发亮的桥桩,彭老人高兴起来。“就是上次答应跟你说的……喜欢个谁……”彭三爷其实倒忘了。“敢情好,那你说说。”“说起来,那时我还没结婚呢……”

“嗯。”三爷揉揉眼睛,没睡醒。“她呀,就住在河对过、在你那边。那时河对面是有两三家人的。”彭老人往三爷后面张望起来,像在看很远的地方。三爷给他看得犯疑,也往后看看。除了半片山,没别的。“她那时才十九,夏天在河边洗衣服时,总喜欢用木盆舀了水洗一洗头……我就在这边瞧着……那头发,可真黑,还亮。”

“我隔着河跟她说话。她低头听着,但不应。”

“有一次,她手一滑,木盆落到河里了,漂到河中央了,我下去替她捞了。这样,她才跟我说起话来……”

“我过桥到她家去过一趟。她有个哥哥,腿不好,从小不能站立。我跟她哥哥说了几句。她就在她房门前站着,总瞧着我,我也总瞧着她……”

“不久,他哥娶了,她嫁了,是同一个人家。她若不嫁,她哥便要不了。”

“过了两年,我也就托人说媒另娶了亲。你们河那边,我就再也没去过。”

“这事情,本以为,我早忘了……可奇怪,

到老了,倒记得越来越清爽,有过那么一回,我过了桥去她家……”

还等着往下听呢,老人倒结束了,嗨,就这么着,也算个故事?三爷闭着眼摇摇头:“你倒说得我更瞌睡了。”

彭老人倒也没生气,他举起手嗅嗅上面的桐油味儿:“我那口樟木棺材,这两天我也顺便在给它上油呢,真好,黑黑亮亮,瞧着都踏实……好了,回去!”

三爷瞧他拎着小油桶的背影,头一次发觉,咦,这老人,背都那么驼下来了!三爷瞧见许多老人,从驼背开始,就老得特别的快了——好像被大地吸引着,往下面走似的。

12. 秋天非常慢地来了,小河里开始铺起一层枯叶枯枝,还有掉下来的野浆果子,三爷有时划船经过,捞一些上来,已被小鸟啄得满是小洞,洗洗咬开一吃,酸得真甜。三爷便让小黑船停在水中打圈,一心一意感觉那甜味在齿间消磨——日子许多好处,他都喜欢这样小气而慢慢地受用,因他知道,这日子,不是自己的,而是上天的,他赐你一日便是一日,要好好过……他有时想把这感悟跟旁人都说一说,却又觉得,说出来便不好,也是叫大家都不得劲儿了。

不过,就算他什么也不说,从夏到秋,还是出门了不少趟——老牛信被人发现死在牛棚里。张家老大,因为欠债,竟不声不响寻死去了。宋裁缝的老母亲,大暑第二天,嚷着热嚷着头昏就过去了。

那河水倒还好好地丰满着,瘦都没瘦。

彭老人没什么事可做,但仍是每天在对岸坐坐,带着水烟袋,想起什么,便装着无心般地跟三爷东扯西拉。一会儿问刻碑的材石,一会儿论起吹打班子的价钱,一会儿疑惑着相片与画像的好坏:三爷,我想不通,那相片,按说是真的,可不论谁,总越瞧越不像。可画像呢,那么假,我倒是越看越像他本人……

这天,他又突然想起这个:“你们那和尚,还是打算让他儿子接班当和尚?”

他问的是通常跟三爷一块儿出入丧仪的

俗和尚。在东坝，俗和尚也是讨生活的一门手艺，他照样娶妻生养，酒肉穿肠，需要时才披挂上珠袍，敲起小木鱼，超度亡魂。只要模样圆满、唱经婉转，便是好的。经常有人特地赶来，痴站在一边，就为听大和尚念经，一边不自觉地掉下泪来，却又说不清到底伤心什么。

“是啊，他那儿子，有时跟在大和尚后面出来；有时单独主事，耳朵上也夹着烟，老练得很。”

彭老人担心了：“我就只中意大和尚唱经，他唱得响，声音也拖得长。那到时可怎么办？我可不要那小家伙……”

三爷一听便懂，却不愿说得明白：“你只管放心。我跟大和尚，还是有些交情的。”

彭老人突然站起来，脸上激动得变了模样：“三爷，你待我这样好……真把我愧死了！其实……我修这桥，存有私心……”

三爷瞧老人摇摇晃晃的，欲伸手去扶，却够不着，那河水隔着！“老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！你天天在这里敲敲打打，还说什么私心不私心？”

“……三爷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自小到老，七十三年，一直都在东坝，哪里都没去过，半岁都没离过，弄了一辈子庄稼地，这里的沟啊水啊树啊，不论哪个角角落落的，我真的都舍不得，恨不能一并带到那边去……我总想着，临了到最后那一晚，魂都要飞走了，我哪能到处走走瞧瞧？特别是河那边，我前后统共只去过一次，怎么着也得再去看看啊……所以呢，我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，到了那晚上，要没个桥，黑里头，可真不方便过去……”老人没忍住，伸手掬了把泪，手背上一块又一块黄豆大的圆黄斑。他是真老了。

三爷望望对面，这才注意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老人已经把那些木板、桥墩儿按照桥的模样，有板有眼地排在那里，冷不丁一看，像是有座木桥活灵活现地卧在秋风里。

13. 彭老人到底没等到冬天水枯。

他到米缸取米——东坝有一种米缸，叫大洋团，小口大肚，深约半人——米可能不多了，加之腰驼，老人站在小凳上伸头进去，不承想脚下凳子一滑，头朝下栽进去。

三爷几天不见他来，划了船过河去看，迟了，该着三天都过去了。

14. 清晨的雾气里，三爷到地里扯了两个老萎了的晚南瓜，又红又圆，还带着湿漉漉的秧儿，悄悄放在彭老人身边，端庄敦厚，样子蛮好。当天其他的丧仪，仍依着各样的程序，一步一步地来。前来帮忙的妇女们，围成一堆，不免又提到那木桥，好像木桥成了孤儿似的，它的命，没人说得好。

到晚上，人差不多散了，三爷照例要回家替彭老人准备纸活——回来奔丧的两子一女及一群孩子木呆而疲倦地坐在灯下守夜。三爷走了好远，突又转回来嘱咐：“今天晚上，记住，家中所有的门，万不可关啊。”那群儿女果然不懂，但仍诧异地应了。

三爷来到河边，看到那漂漂亮亮卧着的木桥，又宽又结实，月光下，发着黄白的油光，像是活了一般。

他在河岸边坐着，等了好久，然后才上船，划得极慢——船，好像比平常略沉一些，却又分外飘逸——到了自家的岸边，他复又坐下，头朝着那模糊而森严的半片山张望，仍像在等人。等了一会儿，再重新慢慢划过去。

往返两岸，如是一夜。

水在夜色中黑亮黑亮，那样澄明，像是通到无边的深处。

【作者简介】鲁敏，女，生于江苏，1998年开始小说创作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戒指》《百恼汇》《爱战无赢》《贞洁蒙尘》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(篇)。小说曾被多种选刊选载，短篇小说《方向盘》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2005年度排行榜，曾获第五届南京市政府艺术奖金奖、第六届金陵文学奖一等奖。现居南京，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会说话的南瓜

■文/傅爱毛



学堂不但小,名字也很土气,叫做核桃树学堂,坐落在豫西的一个深山沟里头。说是学堂,其实只是一间土坯子垒起来的小泥屋。屋顶呢,则是用秫秸、谷秆和着麦草苫起来的草厦子。天气晴暖的日子,一走进去就会嗅到一抹庄稼成熟后晒干的香甜,很是受用呢。老师不多,只有一个人,姓顾。不过,大家不叫他“顾老师”,而称他“顾三爷”。顾三爷年近七十,小时候念过几年书,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年岁大了,再加上瘸着一条腿,做不来别的活路,他就自愿做了孩子们的老师。

说是老师,其实也没教几个学生。学生呢,也是参差不齐、缺胳膊少腿的。通常只有五六个人,而且年龄相差悬殊。最大的十七岁,叫罗白,是邻村的,顾三爷赶集时偶然遇见他,便把他招进了自己的学堂。不过,大家都管他叫萝卜。他个头大,往小孩子们身边一站,真像一只大白萝卜似的。山里人的眼里,萝卜和白菜一样,都是上好的菜蔬,漫长的冬天里,全靠它下饭哩,这名字不带丝毫的贬义。萝卜虽然将近十七岁了,智力却跟五岁的孩子差不多,做顾三爷的学生倒是一点不屈才。

除了萝卜以外,其余的孩子都不傻,不过多多少少都有些残疾:一个因为发高烧耳朵聋掉了,听不见声音,成了哑巴;一个因为触电烧掉了一只胳膊;第三个因生瘤子锯掉了一只脚。还有一个孩子倒是胳膊腿儿齐全,然而,都十几岁了,个头还不到一米,是个天生的侏儒,大家叫他土豆。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脊椎就严重变形,走起路来像虾一样弯着腰,名字自然就叫做“虾米”。

这些孩子们都没有办法进正常的学校念书,顾三爷看他们可怜,就把他们招集到一起,办了个免费的小学堂。顾三爷不要工资,孩子们也不用课本,顾三爷肚子里装什么就教他们什么。村头有一棵老核桃树,遮天蔽日的,怕是有几百年的树龄了。树下有一间小泥屋,原来是生产队里作仓房用的,顾三爷领着孩子们把屋子打扫了一番,然后,搬进去几

块石板、几只树墩,桌椅板凳就算是齐全了。

顾三爷的课堂没有严格的规程,天上的太阳就是他们的钟表。太阳爬出来一丈多高的时候,孩子们就来了。太阳打着呵欠回家睡觉的时候,他们也跟着散了学。若是哪一天太阳躲在被窝里偷懒,他们就知道:天要下雨,不用去学堂里了。

虽然只有五六个学生,但,核桃树下的小学堂里却是热闹非常。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,有的牵来一只半大牛犊子,有的带来两只小羊羔。没办法,山里的庄户人家过日子,莫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谁都不能闲着。到课堂念书的时候顺便把牛犊子羊羔带出来吃些草,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于是,核桃树下就往往出现这样的情景:孩子们在小泥屋里念书识字,哇哇哇,哇哇哇。牛犊子和大白鹅则在教室外头扯起喉咙唱长调,哞——嘎嘎嘎,哞——嘎嘎嘎,像比赛似的。羊羔羔一般来说比较乖,吃饱了肚子便安静地守在教室外头,不声也不响。实在忍不住好奇时,最多把小脑袋探进门缝里偷看两眼而已,等它们的小主人散了学,便亲昵地跟了他们一起回家。山路崎岖,回家时他们往往排成细长的一支队伍,边走边唱顾三爷教他们的歌:

两只老虎跑得快来跑得快

一只没有那个尾巴

一只没有那个脑袋

真奇怪呀真奇怪

孩子们唱歌的时候,走在他们身边的家伙们也不甘寂寞,不时地拖长了声音引吭高叫一曲来凑热闹。大家的声音混合在一起,就如同美妙而又和谐的交响乐了。

不过,顾三爷并不整天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念书识字。根据季节和时令的变化,他也会适时地教孩子们一些别的东西。比如,春天来的时候,他便教孩子们种南瓜。

南瓜是一种非常耐旱的作物，不娇贵、也不挑剔。只要有巴掌大的一口土，再给它一碗水，它就能生根发芽，拖出长长的秧子，然后再结出一个或几个愣头愣脑的大南瓜来，喜人得很呢。庄稼歉收、口粮短缺的年景，能拿来当饭吃。还可以整年论月地放着都不坏，越放越甜，是乡下人的宝贝呢。到了春天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要种上一些。不过，在一些长不成庄稼的边角旮旯里才舍得种南瓜。有时候，主人把南瓜籽随手种下以后就忘了，南瓜呢，不抱怨也不偷懒，还是默默无闻地待在自己的角落里暗暗地长着头，直长到像一头小肥猪那么大。某一日，主人出来打柴或是采药的时候，无意间与它们遭遇，就像邂逅了多日不曾见面的好朋友一样，欣喜地采摘了扛回家，它们才算登堂入室，在最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。

顾三爷想，一个孩子无论多么没本事，只要学会了种南瓜，便不会再饿死。因此，种南瓜对孩子来说，是极其重要的一门功课呢。

孩子们遵照顾三爷的嘱托：有的从家里带来小铲子，有的带来小铁镐。萝卜力气大，挑来了满满两桶水。顾三爷一边讲解，一边手把手地教孩子。种子掩下去以后，过了几天，顾三爷带孩子来一看：那些小家伙们像调皮的马猴虫一样，从土里拱出来，生出嫩绿的苗芽来了。他们小心地给那苗芽浇了水，又捡来羊粪蛋蛋偎在根部，给它们一棵一棵地施了肥。那叶片不断地变化着，差不多一天一个模样。终于有一天，从嫩绿的藤蔓上开出了金黄色的、像小喇叭一样的花朵。那花朵的清香引得一群又一群的蜜蜂围了它们，一边打着转转舞蹈，一边嗡嗡嗡嗡地唱着歌儿。孩子们问顾三爷，蜜蜂们唱的是什么呢？顾三爷告诉他们，蜜蜂是在赞美南瓜花呢，那唱出来的歌儿就叫做《酿蜜歌》：

花儿花儿真漂亮。
赛过树上臭豆娘。

豆娘臭，花朵香，

酿成蜜儿作冬粮。

等蜜蜂采完了蜜，花朵慢慢地衰败以后，肥嘟嘟的小南瓜便像婴儿一样，张着小嘴儿嘻笑着探头探脑地长出来了。孩子们一个个兴奋得手舞足蹈，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似的。他们不断给南瓜浇水、施肥，南瓜就一天一天地长大了。有的长得长长的、弯弯的，像面包圈；有的长得圆滚滚、肥肥壮壮，像羊肚子。有的甚至有牛头那么大，重达二十多斤，一个人扛都扛不动，要放在箩筐里让两个人抬着，才会搬回家去。当孩子们扛着金黄肥壮的南瓜回家时，家长们都高兴得咧开嘴巴，笑得牙齿都快要跳出来了。

收获了南瓜，春天就慢慢地谢幕，日子转入另一乐章。

山里的日子不像城里那么稠密和刻板。城里人掀着日历、掐着钟表过，人活得像机器，日子过得如同一本账簿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算计出来的数字。乡下的日子是一片一片或是一抹一抹地度过的，舒缓有致、抑扬顿挫，像是一幅写意的水墨画，又像是一首悠长而又古老的歌谣，时而浅浅淡淡、时而浓墨重彩，从容不迫、不慌不忙。当田野里一片嫩绿，脚下的土地变得潮润润、湿漉漉的，虫子开始鸣唱、燕子回来衔泥做窝的时候，是春天来了，于是开始播种。之后，他们合着季节的律动，由夏的热烈激荡，过渡到秋的极尽张扬，慢慢地把那悠长而又古老的曲子一步一步地推向高潮。一唱三叹、千回百转，那四季的韵味便被一点一点地吟咏出来了，日子也如同袅绕在树梢上的炊烟一样，不知不觉地随风掠过，如羚羊挂角、痕迹不着，又周而复始、生生不息。

顾三爷的课程也是按季节的变化编排的。春天的时候教孩子们种南瓜，到了秋天，他则带着孩子们漫山遍野地遛红薯。红薯在城里是粗食，在山里却是主粮。红薯像南瓜一样，成活率高、产量大，还耐干旱。到了秋天进

到山里，放眼望去，遍野都是绿腾腾的红薯秧。霜降以前，把红薯从土里起出来收回家去，下到菜窖里储存起来，就是人畜一冬的嚼头。庄户人家过日子实在：囤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；窖里有红薯，心里不发怵。“遛”是“寻觅”的意思，就是在收获了一遍的红薯地里再寻找一遭，把遗落在土里的红薯刨出来。这在乡下也是常见的活路，除了遛红薯以外，还有遛豆子，遛花生。遛一遍就会有一遍的收获呢。

孩子们拿了铲子、锄头还有小耙子，学着顾三爷的样子，在土里一边耩、一边耙，挖挖刨刨、翻翻寻寻，不定哪一下，就有一块胖乎乎的红薯被觅出来了。顾三爷对孩子们说：藏在土里没有被人挖走的红薯，都是小淘气，它们故意躲起来，是为了跟孩子们捉迷藏。它们都有耳朵，能够听得见，只要唱着歌儿来唤它，它们就出来了。歌儿很好学，是这么唱的：

胖红薯，你出来，
我替你寻个花奶奶。

花奶奶，鼻子大，
张开嘴巴没有牙。

顾三爷解释说：那躲藏在地里的红薯一听说花奶奶没有牙齿，不会吃它们，就放心大胆地出来了。一出来，就被孩子们捉进篮子里去，想跑也跑不掉了。运气好的话，孩子们一晌就能遛出一满篮子来。在遛红薯的间隙里，顾三爷也教孩子们一些别的知识。比如，看到地垄间长的一棵药材，顾三爷就告诉孩子们：这药材叫什么名字，能派什么用场。要不了多少天的工夫，孩子们就认识了许许多多的药材：像毛枯丁、七七芽、猪毛尾、灰灰根、兔耳朵，还有驴混沌、头顶一颗珠。顾三爷一边教他们辨认，一边教他们采挖。一个季节下来，孩子们采挖的中草药就有一大竹篓子那么多了，顾三爷托人带到城里的药材店去卖了，拿

钱再给孩子买来一些识字书、连环画，还有铅笔和本子什么的，如果剩下有富裕的钱，还会买一些孩子们爱吃的糖果。孩子们吃着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点心，甭提有多么开心了。

开心的日子过得总是特别的快。北风开始呜呜咽咽地歌唱时，冬天就来了。

冬月里天气冷，燕子飞到温暖的南方，兔子和松鼠们都藏进树洞里不肯出来，田里的庄稼已经全部收获回家，忙活了几个月的土地终于歇息下来，可以美美地睡个长觉了。这时候，顾三爷便把孩子们招集进小泥屋里，学一些书本上的知识，或是讲一些好听的故事。

小屋里暖烘烘的。屋角里生着炉子，炉子里燃着柴火或是牛粪，散发出一种草木才有的很好闻的味道来。在炉塘的灰烬里，埋着孩子们遛来的红薯。红薯一点一点地焙熟以后，焦甜的香味便丝丝缕缕地弥散出来，充满整个小屋。孩子们坐在自己的木墩上，眼睛瞪得溜溜圆，聚精会神地听顾三爷讲故事。顾三爷的肚子里装了许多好听的故事。有天河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，还有红毛仙狐的故事，孩子们怎么听都听不够呢。讲得累了，顾三爷也教孩子们念一些儿歌或是民曲，都是小时候先生教他的，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念着顺口而已。比如：

小西瓜，圆揪揪，
巴掌打来指甲抠。

抠出白仁我吃喽，
抠出红仁拜朋友，

一拜拜到米花楼。
米花楼有个小哥哥，
反穿皮袄大裹脚。

顾三爷每一天都把课程安排得丰富多样。讲完了故事学识字，识完了生字学算题，算完了题以后便带孩子们到野外捡拾山果子。山里人都懂得“靠山吃山”的道理。冬月

里，虽然满目苍茫、万物萧条，但仔细寻觅的话就会发现，一些秋天里被遗落的果子还挂在枝头上，经历了风霜和寒露，它们的颜色更红，吃起来味道也更甜了。还有一些坚果之类的山货，也因熟透、风干而跌落到了地上。有的藏在草棵里面，有的躲在碎石头的缝隙里，被人捡回家的话，就会派上各自的用场，没有人捡，就变作一粒种子，悄悄钻进土里，等来年的春天，再开始生命的第二次轮回。

孩子们捡得最多的是橡籽。橡籽就是橡树上结出来的果实。橡籽成熟以后有指头肚那么大，坚硬饱满、圆润光滑，像算盘珠子一样。捡回家里可以用麻线穿起来，挂在脖子上当装饰品，也可以磨成面，做成橡子凉粉，或是烙成橡子饼，蒸成橡子糕。橡籽做出来的食物味道佳、口感好，稀罕得很呢。就是在捡橡籽的时候，孩子们捡到了那只獾仔。

那家伙像一只小猫娃一样，可怜巴巴地躺在崖壁下的草棵子里，一身灰毛，脑袋上还有三条白色的纵纹，看上去快要死了。它显然是不小心从崖壁上跌下来摔伤的。顾三爷让孩子们把獾仔抱回小泥屋里，挨着屋角的炉子给它垒起了一个小窝。獾仔跌伤了腿，不会走路，孩子们烤了红薯和野果子来给它吃。它像一个乖宝宝一样，吃饱了肚子便抱着脑袋，憨态可掬地躺在窝里睡觉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它就成了孩子们的朋友，腿伤也慢慢痊愈，能够走路了。每一天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，它总是走到路口，远远地迎着孩子们。

然而有一天，当孩子们从家里来到学校的时候，却发现小家伙不见了。他们寻遍了周围能够隐身的每一丛草窝，都没有找到它，便伤心得哭了起来。顾三爷告诉孩子们说：獾仔回家找它妈妈去了。孩子们听了顾三爷的话，才止住了眼泪。不过，每当到野外采果子或是捡牛粪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觅着，希望能够再次邂逅那只可爱的獾仔。可是，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，他们没有再遇到过獾仔，却意外地结识了一位猴妈妈。孩子们看到它的时候，猴妈妈抱着一只小猴子，蹲在一棵柿

树上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红灯笼一样的柿子呢。孩子们都知道，那只小猴子是猴妈妈的宝宝。它看上去毛茸茸的，十分讨人喜欢。他们很想跟那只小猴子玩耍玩耍，可是，猴妈妈一直抱着它，不肯放它下来。

孩子们灵机一动，生出了一个主意。他们拿出猴子爱吃的坚果、野栗子还有橡籽，放在柿树下面，然后就走开躲起来。等了一阵子以后，猴妈妈经受不住美味的诱惑，终于从柿树上爬了下来。为了迅速地把那些野果子捡拾干净，猴妈妈放下孩子，顾自捡起来。可能是过于饥饿了吧，它一边捡一边吃，似乎完全忘记了小猴子的存在。孩子们趁它专心致志地吃着东西的时候，调皮地冲出来，抢走了它的孩子。然而，到了小泥屋里才发现，那只小猴子一动都不会动。它紧闭着眼睛，浑身冰冷而又僵硬。顾三爷看了看，原来那只小猴子是死的，而且死了有些日子了。这时猴妈妈已经追到门口，顾三爷命孩子们把小猴子抱出去，还给了猴妈妈。猴妈妈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怜爱地拍了拍，然后才离开了。

以后，孩子们又在林子里几次遇到猴妈妈，每一次猴妈妈都抱着自己那已经死去多日的孩子。猴子是很聪敏的，它应该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。它那么固执地抱着，肯定是不舍得丢弃。不知道它要抱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手呢。天气越来越冷，猴子想要寻觅到果腹的食物也愈来愈难了。顾三爷看它可怜，便带着孩子们在它经常路过的地方悄悄放下一些坚果。猴妈妈吃饱了肚子，便会抱着孩子晒太阳。它默默地坐着，眼睛里满是忧伤和无奈，让人看了心酸难忍。顾三爷很想把它的孩子接过来，替它掩埋进土里，但，努力了几次都不成，只好随它去了。心想：也许它那么抱着心里会好受一些。顾三爷这么寻思着，不知不觉间，眼睛里面便蓄满了混浊的老泪。

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，顾三爷也领着孩子们像猴妈妈一样地晒太阳。他们坐在小泥屋附近的山坡坡上，一边吃着烤熟的坚果或是红薯，一边晒着太阳。太阳红润着一张圆